

香便文海南之行：

治病救人 发现海南原生茶树

文 / 本刊特约撰稿 辛世彪



拉塞尔医生的旧诊所



海南中部瀑布



外国传教士考察途中



图中牵马者为美国康兴利医生



二十世纪初的海口西门

香便文到海南岛考察有两个目的：一是考察黎族人社会风俗，考虑将来在这里建立教会的可能性；二是考察这里的自然山川及植物物种。

深入腹地 治病救人

关于建立教会的考察，结果非常满意。在临高和舍他遇到老客家，这些人对传教士友好相待，而且很多人表示渴望接受特别的教导，“这是旅途中最令人愉悦的插曲之一，也使我们前路充满信心。”

到了黎区，他发现除了个别地方受汉族影响外，好些地方没有偶像崇拜。“他们温柔顺从，有明显易受感动的天性，意味着已经为接受基督教做好了预备。如果借助仁慈和普世的公义获得他们的信任，传教士的教导必定会大受欢迎。”他又说：“黎人对我们友好相待，他们天性朴实又明显顺服，我相信基督教进入之路已然开放，极有希望被他们广泛真心地接受。”

基督教的传教活动，一直与开启民智，治病救人相联系。黎族人对对待传教士的态度也很积极，在大山深处的黎班，黎族人“非常欢迎我们，渴望我们回来，在这里兴建学校。”他又发现，黎族人对求医问药并无顾忌，西医可以大行其道。

陪同考察的冶基善，曾经在广州接受过两年的专业医疗培训，在他们一起穿越黎区之前，冶基善的医术在所经过的汉区和临高人区就已声名远扬。所以，此次他们一路考察，一路治病救人，有时是遇到病人，顺便救治；有时是病人闻讯而来，不得不治，走都走不开。

在临高美珠（今波莲），看病者人山人海，冶基善一天诊治 100 多人。在临高美珠，听说医生来了，病人蜂拥而至，盛况空前。在马停（今临高美台），“治疗过的人也多了一半”。病人太多，他们只好凌晨趁着月光偷偷离开，但是“刚刚走出客栈，就遇到三个人，他们从 20 英里外赶来求治”。在儋县那大，由于病人多，他们把“主庙变成了临时诊所，吸引人们前来目睹和感受医生的高超医术”。以后那大也成了基督教传教中心之一，19 世纪末就建起了最早

的西医医院。

在黎区他们见到的病人不如汉区多，他们所做主要是分发治基善制作的风湿药膏，正规的行医记录只有两处，香便文把这些都写得生动有趣。番仑房主家小女孩的脚踝被狗咬伤，“伤口已经化脓，她勇敢地接受了手术。……另一个年轻人受到鼓舞也来治疗，他脚上插进一根大竹刺，我们把竹刺从他脚上拔出来，然后灼烧伤口。”这次治疗意义非同寻常，因为“我们曾经得到错误的消息说，黎人不会碰我们的药物，也不会接受我们的任何治疗来减轻病痛。”在肯东，“有一个牙疼病人难以医治的臼齿被拔掉后，他的牙疼缓解了。这成了尝试新疗法的开端，有几个人提出要拔牙，他们像孩子般好奇，想看看拔出来的牙齿是什么样子。副总管也和别人一样利用这个机会拔牙，不巧的是，他那颗金贵的白牙掉进地板缝里，找不到了。”做拔牙手术，对于黎族人来说也是不小的突破。

艰难考察 发现宝岛山川风物

香便文是植物学家，在广州传教期间他就调查过珠江、西江和北江流域的植物。此次海南之行，他考察了大量动植物，收集了两百种植物样本，尽管路途不便，仍然小心保护，带回交给在香港的华南植物学家汉斯博士（Dr. Henry Fletcher Hance, 1827–1886）进行鉴别分类。汉斯将这些标本分类整理，发表于权威杂志《植物学报》



海口附近的大榕树

（Journal of Botany: British and Foreign），每一种都注明香便文收集的地点、日期等，这是香便文对植物学的贡献，在植物学界得到称赞。

香便文的另一大贡献是发现了海南的野生茶树。全世界都知道茶树原产于中国，西方语言中“茶”这个词，多来自汉语闽方言发音。1823 年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布鲁斯（Robert Bruce, ?–1824）在印度阿萨姆邦（Assam state）首府 Rangpur 附近的山上发现了野生茶树，当地人用它制作饮料。1831 年，布鲁斯的弟弟查尔斯（Charles A. Bruce）在阿萨姆的 Sadiya 服役时，从 Singpho 部落首领那里要来了茶树及种子，并引种到加尔各答的植物园。由于当时还没有在中国发现野生茶树，外国人开始对中国是茶树原产地提出异议。进入 20 世纪，国际学术界重新认定中国西南是茶树原产地，可是香便文在 1882 年就在海南岛黎区发现了野生茶树，并且认定它是本地原生的（Indigenous）。

在从志文到什满汀的途中，香便文看到：“一些艳丽的青藤缠在竹丛上，开着白色和粉色的花朵，空气中氤氲着香气。当地野生的茶树混杂在其它灌木丛中，被灌木白色的花儿覆盖着，但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这种茶树出现在野生丛林中，足以说明它是本地原生的。当地人将其叶子采摘后晒干，带到集市出售，数量并不多，他们叫它‘黎茶’。”汉斯博士在 1885 年文中说：“香便文先生告诉我，他毫不怀疑那里的茶是原生的，因为它长在密密的丛林中，与其它植物混在一起。黎人部落并不种植茶，他们也不用茶做饮料，但他们采集这种野生植物的叶子，晒干后供给汉人，量不多，被称为‘黎茶’。”

作为植物学家的香便文，应该知道 19 世纪英国人发起的有关茶树原产地的争论。他通过实地调查，把在海南岛亲眼看到的野生茶树明确认定为本地原生的，这是有意义的。海南茶树生长在人迹罕至的丛林中，黎族人既不喝茶也不种茶，那么海南岛的茶树肯定是野生的、原生的，不可能是黎族人从别处引种的。香便文的推理非常合理，他的记录非常珍贵。■

19世纪末海南真实社会生活画卷

（上接 B4 版）聆听“令东”琴声，彼此问候的方式非常优雅，香便文恨不得会说他们的语言，融入他们。他们考察了黎族人的服饰和织机，品尝了捕获的野猪肉。临行前，女主人还爆了玉米花给他们带上。

此后他们一路都感受到黎族人的热情友好。甲口村的黎族头人让他们住在自己最好最宽敞的房子里。快发村的头人为了顺利邀请他们住到他家的大房子，就把自己的村子说成是他们要到的黎班村。在黎班村和打寒村，都遇到慷慨热情的房主。在返回汉区的山路上，一个土生土长的大胡子，二话不说就把一副担子接过来，帮他们挑到两英里外的村子。

在黎区香便文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，黎族人普遍身体较好。在南丰时，他

就发现那些黎族女子“身体健康，发育良好”。到了黎班，更发现黎族人身体“极为强健”，“在人数相同的一群汉人里，我们会发现很多不健康的人和病人，但在这里几乎可以说我们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很健康”。

香便文也观察到黎族女子的美，正如后来黄强所说：“黎族妇女容貌也很端好，并不是狰狞可怕。”在南丰见到的那些黎女，虽然纹身纹面，但“容貌姣好，身形挺拔”。番仑村房主十三岁的小女孩当家，她聪明伶俐，苗条优雅，引人爱怜。在黎班村，他也观察到几个黎女，非常漂亮。最有戏剧性的一幕，莫过于他们在山中穿行，香便文挥刀开路时，遇上一个纹面美女。尽管这女子纹身纹面，但依然容貌秀美、清新可人。

香便文看得忘了放下手中的大砍刀，把夫妻二人都吓跑了！

黎族人的诚实也给香便文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这是多次观察留意的结果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黎班村，他们摊开行李晾晒东西，很多黎族人整天在这里来来往往，他们暗中观察，却发现连最小的物件也没有人偷，而且到处都是这样，“我们的汉人挑夫们偷了一点食物和盐巴，而据我们观察，黎人和我们一样诚实。”

所以，从南丰第一次见到黎族人，到岭门最后一次看到他们，香便文对黎族人的印象都非常好。黎族人同样具有上帝造人时所赋予的美好品性，绝非传说中的害人之辈。害人的却是黎区的汉族奸商，一遇上他们，香便文一行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。他们见证了美好，也经历了丑恶。香便文一行也受到汉族奸商的蒙骗，不得不从红毛掉头，返回汉界，未能穿越五指山。■